

返乡前一夜,车票尚在荷包中,悲剧忽然发生——

大冶打工妹追抓歹徒魂断异乡

“车票都已买好,妹妹已将工作辞掉,我们准备第二天早晨启程返回大冶。谁料妹妹突然命断他乡,返乡的路竟变得这样漫长……”春节临近,这本是一个万家团圆的日子。然而在湖北大冶,有两个家庭因为打工妹盛彩香的遽然离去而变得支离破碎。一个是她的娘家,一个是她的夫家。这名柔弱瘦小的打工妹,因勇追歹徒,不慎与歹徒同落水中,殒命宁波。而她的家人,连日来也因夺命水坑的赔偿问题困在宁波,为讨还公道四处奔走。

结婚不到一年外出打工

10日,记者来到大冶大箕铺镇盛彩香的婆家了解到,盛彩香娘家在大冶殷祖山区,家中有姊妹5人,上面还有3名老人,家庭十分困难。2007年春节前,24岁的盛彩香经人介绍嫁到大箕铺,与侯某成婚。婚后,侯某开出租车,盛彩香帮人卖衣服,小两口感情较好。

可去年5月份,侯某因载客不慎被牵扯进一桩案子,盛彩香在家苦等数月后,事情仍未有结果,盛彩香决定先随姐姐赴宁波打工,她对家人说,这样做一是可以多挣点钱,等丈夫出来后,她担心因案子的牵连,怕丈夫这两年没办法赚钱了;二是可以暂时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每天家中只有她一人面对空荡荡的新房,心中十分难受。

虽在外地,小盛仍时时惦记着丈夫侯某,两人书信往来,盛彩香一再对婆家人表示要等候侯某出来。侯某也曾写信回家,表示“无论结果怎么样,永远都会记得盛彩香对我的好”。

返乡前一天追抓歹徒溺亡

可命运没有让这对有情

人的缘分延续到新年。1月4日,盛彩香和姐姐两人买了返回大冶的车票,准备回乡与父母家人一起过春节。姐姐打算春节完婚,准备回老家办嫁妆。当天晚上8时,两人高兴地去商店买了衣服,在那里,姐姐试了六七件衣服,妹妹则不时打开包看里面的钱。“也许是这个举动引起了歹徒的注意。”店主这样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

悲剧在晚上8时半发生了。当姐妹俩走到租住的小区门口时,一名男子突然把姐姐的挎包抢了就跑。姐妹俩边喊“抢劫了”,边追了上去。路过的市民洪增安看见后也追了上去。追了五六十米后,在下应街道齐新村拆迁地块的两个巨大水坑旁,洪增安追上了歹徒。歹徒落入水坑,此时,跑在前面的妹妹也赶到了。妹妹为了夺回自己的包,也走进了水坑,歹徒见状,就往水深的地方挪动了脚步,妹妹也跟了过去夺包。“两人突然掉了下去,不见踪影。”洪某说,他用手捞了一下没捞到,随后跳进水中施救。“不知深浅,人直往下坠。”洪增安营救没有成功。

接到报警后,民警和消防官兵迅速赶到了现场。经过3台抽水泵连续40分钟的工作,3米多深的水坑见底了,妹妹和歹徒躺在那,泥浆中,露出了一只包。

被抢包中只有几十元钱

令人悲痛的是,那只引发悲剧的包打捞上来,民警打开查看后,发现包里并没有太贵重的物品,只有几十元钱,再就是几张银行卡。而年轻的、连孩子都没来得及生的打工妹盛彩香,却为之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盛彩香的婆家人介绍,盛彩香平时非常节约。以前在大冶打工时,她一个月只有五六百元工资,她穿着使用都很俭朴。到宁波打工后,她每个月工资有1000元多一点,可她



出事水坑

打了5个月工后,竟然攒下了5000元钱。她平时自己几乎不花什么钱,衣服、化妆品对她来说都是奢侈品。这对一个只有25岁,正值青春年华、爱美漂亮的女孩子来说是何其难得。

她的婆家人说,虽然小盛离去已有几天了,可他们仍然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丈夫,怕他受太大打击。因为目前对小侯来说,盛彩香可能就是他在困囿中惟一的安慰、支柱和寄托。

夺命水坑是一处施工工地

“要是没有那个水坑,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事发后,记者采访当地村民得知,事发地段是规划中的永新河齐新村河段,拆迁结束后,那一片将全部被开挖成永新河。出事水坑是主行通道旁的一个工地。“水坑的水一直是满满的,可附近的道路路灯没有一盏是会亮的,水坑旁也未放置任何警示标志,太危险了。”村民们说,未完成拆迁便开挖河道,对他们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

盛彩香的姐夫介绍,出事

水坑有3米多深,水坑的四周施工方没有用绳子围起来,也未设任何警示标志。当地记者在出事现场看到,水坑上端和地面有几十厘米的缓冲,不经意踩在上面,会觉得水很浅,可再往里走,陡然下降,潜在危险很大。

亲人奔赴千里悲情善后

事发后,盛彩香的父母亲、姐夫、姑姑等数人从大冶赶往宁波,一是为盛彩香善后,另一方面是为她讨还一个公道。她的家人认为,如果没有那个水坑的存在,盛彩香也许不会丢掉宝贵的生命。为此,家人向当地下应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表示召集工地开发商进行协调处理。

“自从我姨妹发生不幸后,我们全家人简直都没有了主张!”10日下午,盛彩香的姐夫徐兵对记者说。据徐兵称,盛彩香遇难后,她的壮举和不幸感动了浙江宁波市的4家媒体,都对她的事迹给予了报道。勇斗抢匪的湖北女青年也牵动着当地不少群众的心,自发地找到她们的租住地进行看望。

份,目前还在调查中。由于涉及到人命案件,具体案情不便交代,由区公安分局负责。

“在异乡漂泊,感觉到好难好难,感谢家乡媒体的支持,虽然妹妹不在了,我们非常怀念她!”10日晚,盛彩香的姐姐盛彩霞在电话中几次哽咽难言。她妹妹生活艰难,命运不济,如今人也不在了。

通过谈判,认准了理的徐兵为妻子的家人实现了部分要求。徐兵告诉记者,到10日下午黄昏时分,协调会才结束,双方签字。作为当事单位宁波市丰茂水利有限公司存在疏漏,赔偿遇难者2万元。其中1万是丧葬费,1万是亲属的交通等费用;并派人到遇难者灵柩前上香。

据徐兵称,由于没有人力和时间来找有关单位讨说法,其全家人也不是要他为钱大开口。目前,家人已经商定盛彩香的遗体11日进行火化。之后就随亲友返回大冶。

春节临近 打工者当注意安全返乡

10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该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林。王林听了情况后表示,施工方应对水坑设置安全警示等标志,如果没有做这些,当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受害方有权提起赔偿。作为经济条件非常差的打工妹家属,考虑到请律师可能比较困难,其家属可以向宁波市司法援助中心求援,请求减免诉讼费用,给予法律援助。

针对此案,王林特别提醒,临近春节,各种复杂情况随之增长,特别是外出打工者,要注意财物和人身安全。一旦发生不幸事故,要及时向公安、司法等部门求助,让有关部门尽早介入,有利于维权。在外地的打工者可以向当地或家乡的司法机构求助,及时进行维权咨询,或请求法律援助。

《东楚晚报》供稿

怀孕辞职在家,闲来打麻将,也玩上了六合彩——

女子7年输掉700万又赌散家庭

现在的邹云,仍有多宗债务在身,母亲被她掏空了家底,丈夫与她离婚。从“天堂”跌入“地狱”之后,幡然醒悟的她坐在了记者面前,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提醒世人不要重蹈她的覆辙。

闲来打麻将 玩上六合彩

邹云是东莞本地人,住在东莞南部某镇。因为怀孕的缘故,她辞工在家休养。那是2000年8月,大概还有两三个月就要临盆的她,每天最忙的事情是打麻将。由于打麻将的地方可以购买六合彩,邹云通常在赢了钱后就拿出两三百元购买几个号码。

“那时买得不多,直到我小孩子的10月,我才买过约10次。因为每次都中,就只在打麻将赢钱的时候才会尝试一下。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学会了怎么玩六合彩。”

生完孩子后大约半年,邹云又开始打麻将了,同时,也再次“玩”起了六合彩,并初尝“中奖”的味道。但是,输钱的机会总是比赢钱的多,输了

几千元之后,邹云开始加注,慢慢地由一个号码30至50元,加到200至1000元。

“买六合彩时,只要将钱交给中间人,他们抽取佣金后,再将下注钱交给庄家。这些中间人也是我们当地人,都是一些家庭妇女。我后来玩得大了,原先的中间人不敢再接我的单,只好再找敢接的,前后差不多换了三个中间人。”

要钱诸“理由”丈夫全信

从几十、到几百再到上千元的投入,与邹云的投注金额一起在增加的,就是她向丈夫索要的零用钱。邹云的丈夫在当地做生意,收入颇丰。自从邹云辞职后,她丈夫每月给她五六千元的零花钱。刚开始投注几十元时这些钱还能够应付,随着加注到一个号码上百元后,邹云的零用钱开始不够用了。

为了筹到赌资,邹云开始编各种理由向丈夫多拿钱。最后,她甚至以弟弟做生意需要用钱为由,不断地从丈夫那里“借”出5万、10万。

对于这些要钱的理由,邹云的丈夫全盘接受。这个整天在外忙着打理生意的男人没

有注意到,妻子已经养成了每逢周二、周四、周六的八点半准时收看电视的习惯,而电视里播放的,正是境外媒体传送过来的六合彩开奖过程。

中了百多万 更是难收手

“你看着尾数是7的中奖号码出现在电视里,就会想自己当时怎么就买了6呢?好像总是离中奖号码只差那么一点点。有的时候买2,偏偏开的是3;买了3,开的又是2。不相信自己的运气总会那么差,所以就一直买下去。”邹云对六合彩的这份执着,给她带来的是累累的债务:到2004年年底,她已经欠下了100多万元的债,其中包括欠六合彩庄家的,包括以丈夫的生意需要拓展为由找同村的麻友借的,包括高利贷,甚至还有她母亲的私房钱、兄弟姐妹乃至亲戚的钱。

为了填补越来越大的亏空,邹云不断将投注金额加大。最多的一次,她一个号码就下注1.6万元,一场下来投注超过10万元;“我当时就想着,赌博不博一下就没得玩了。”2004年年底,邹云终于博中了一回,一次中了130多万元。被

庄家扣除欠账的30多万元后,邹云的欠款缩减到60多万。

坐月子难出门“扔”钱付赌账

中了130万元时,邹云正怀第二个孩子。身怀六甲的她最关心的是六合彩的中奖与否,她的这股狂热一直持续到分娩当天,生完孩子的她躲在医院的病床上,还通过电话打听到了自己并没有中奖。

坐月子期间,邹云因为不方便出门,取钱还款成了一道难题。由于她一直没有向亲人透露买六合彩的秘密,因此不能让亲人与中间人见面,以免秘密被揭穿。为此邹云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对弟弟说自己需要用钱,让弟弟在她的账户中取几万元现金送到家里,然后邹云再通过电话下注,如果投注的号码没中,她就让中间人直接将她家楼下,她从楼上将钱扔下去,现场付账。

后来邹云输钱的数目越来越大,而在银行柜台取现金超过5万元需要预先登记,邹云每次一般只取4.5万元,多出的欠款便等待赢钱时再“划账”,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偿还。由于六合彩一周开奖三次,每次开奖结束后邹云都要

取钱交给庄家或者从庄家处取回赢的钱。不断地存取,导致邹云的银行账户曾在一个月时间内进出现金高达上百万元。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银行的注意。为了核实这一账户是否存在洗钱行为,银行派人专门找到邹云了解情况,邹云为此另找一家银行开户。

赌到没钱时 又中六十万

小女儿出世后,邹云买六合彩一直是输多赢少。她平常很少为两个孩子操劳,整日埋头研究六合彩。为了提高中奖率,她坚持购买登载相关信息的小报,从上面寻找中奖的“规律”,还找来好几位“风水先生”,根据他们的建议几次调整家中家具摆放的方位,以图好运。但这些努力都没能改变邹云糟糕的“运势”。到2005年底,邹云能借的钱差不多借尽了。此时,她已经将母亲的200多万元家底全部掏空,丈夫也被她拿了100多万元,还在放高息贷款的朋友处借了100多万元,每个月仅利息就要还好几万。

“那时候,我想玩都不知道去哪里找钱了。但没想到突然又中了60多万元。扣去欠

庄家的20多万元和还利息后,我又坚持玩下去了。”

“我若说真话,你可受不了”

从2000年开始涉足六合彩,到去年4月底收手,邹云究竟输了多少钱?在2007年4月初的时候,邹云的丈夫曾经问过她这个问题,她丈夫还以为妻子在外面欠下的只是打麻将的钱。“我如果说真话,你可能受不了。”

700万元!长达七年的六合彩谎言将邹云的丈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去年4月30日,邹云的丈夫与她结束了婚姻关系。分手后,对方又为了邹云筹借了70余万用来还债。离婚后,邹云再也借不到钱。此时,她才彻底断绝玩六合彩的念头。但是,因为还不出高息贷款的利息及本金,她被三个昔日的麻友送上了法庭。因为这笔债务是在尚未离婚时邹云以丈夫做生意需要用钱的理由借来的,她那已经离婚的丈夫也被要求一起还钱。对于这个结果,邹云很伤心,她不愿意将前夫卷入其中。邹云说她愿意还欠下的债。然而,邹云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 据《羊城晚报》